事實類苑/卷68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事實類苑

◀上一卷

卷六十八　神異幽怪（一）

全書終

◆神異幽怪（一）

萬年寶

王貴，澶州卒，太平興國中，晝忽見使者至營，急召貴偕行，至河橋，驛馬已具，乘之，俄覺騰空而去。少頃，至一處，如王者之居，其王謂貴曰：“俟汝年五十八，當往于闐國北通聖山取一異寶，以奉皇帝。”遂還，軍中失貴已數日矣，所乘馬即營卒馬。知州宋煦以聞，太宗釋之。後貴自陳，年五十八，願依前戒，西至于闐，許之。至秦州，心悔，俄於市中逢一道人，問之，具以實對。即令閉目，少頃，令開視，見山川頓異，道士曰：“此通聖山。”復引至一池，中有仙童出一物示之，謂曰：“持此上皇帝。”發之，乃玉印也。文曰：“王趙萬年永寶”，秦州以聞。

山陽女巫

山陽有一女巫，其神極靈。予伯氏嘗召問之，凡人間物，雖在千里之外，問之，皆能言。乃至人中心萌一意，已能知之。坐客方弈棊，試數白黑棊握手中，問其數，莫不符合。更漫取一把棊，不數而問之，則亦不能知數，蓋人心所知者，彼則知之，心所無，則莫

能知。如季咸之見壺子，大耳三藏觀忠國師也。又問以巾篋中物，皆能悉數。時伯氏有金剛經百冊，盛一大篋中，指以問之，曰：“ 其中何物？ ”則曰：“ 空篋也。 ”伯氏發以示之，曰：“ 此有百冊佛經，安得曰空篋？ ”鬼良久又曰：“ 空篋耳，安得欺我？ ”此所謂文字相空，因真心以顯非相，宜其鬼神所不能窺也。

菜花成佛像

菜品中，蕪菁、菘芥之類，遇旱，其標多結成花，如蓮花，作龍蛇之形，此常性，無足怪者。熙寧中，李賓知潤州，園中菜花悉成荷花，仍各有一佛坐于花中，形如雕刻，莫知其數，暴乾之，其相依然。或云，李君之家，奉佛甚篤，因此有異。

龍卵

天聖中，近輔獻龍卵，云得自大河中。詔遣中人送潤州金山寺，是歲大水，金山廬舍為水所飄者數十間，人皆以為龍卵所致。至今匱藏，予屢見之，形類色理，都是雞卵，大若五升囊，舉之至輕，惟空殼耳。

雷

內侍李舜舉家曾為暴雷所震，其堂之兩室，雷火自窗間出，赫然出簷，人以為堂屋已焚，皆出避之。及雷止，其舍宛然，墻壁窗紙皆黔。有一木格，其中雜貯諸器，其漆器銀釦者，銀悉鎔流在地，漆器曾不焦灼。有一寶刀極堅鋼，就刀室中鎔為汁，而室亦儼然。人必謂火當先焚草木，然後流金石，今乃金石皆鑠，而草木無一燬者，非人情所測也。佛書言：“ 龍火得水而熾，人火得水而滅。 ”此理信然，人但知人境中事耳，人境之外，事有何限！欲以區區世智情識，窮測至理，不其難哉！並筆談。

二

明道元年，王初知陳留縣，下鄉檢視，忽有暴雷從地中起於初之馬足，二執轡者一驚倒，一不覺。初於馬上辟易，至家數日而卒。時愚為府推，聞從者言此，蓋雷出地之驗，當其衝者必死。趙康靖公聞見錄。

隕星石

治平元年，常州日禺時，天有大聲如雷，乃一大星，幾如月，見于東南，少時而又震一聲，移著西南，一震而墜在宜興縣民許氏園中，遠近皆見火光赫然照天，許氏藩籬皆為所焚。是時火息，視地中有一竅如杯大，極深，下視之，星在其中，熒熒然，良久漸暗，尚熱不可近。又久之，發其竅，深三尺餘，乃得一圓石，猶熱，其大如拳，一頭微銳，色如鐵，重亦如之。州守鄭伸得之，送潤州金山寺，至今匣藏，遊人到則發視，王無咎為之傳，甚詳。筆談。

二

建隆中，南都一夕星隕如雨點，或大或小，光彩燁然，未至地而滅。景祐，沂州夜中星隕極多，明日視之，皆石也，聞今沂民猶有畜之者。乃知公羊傳以雨星不及地而復，其說得之。左氏以如雨為言，皆非也。燕談。

彭蠡龍君

彭蠡小龍，顯異至多，人人能道之，一事最著。熙寧中，王師南征，有軍仗數十船，泛江而南，自離真州，即有一小蛇登船，船師識之，曰：“此彭蠡小龍也，當是來護軍仗耳。”主典者以潔器薦之，蛇伏其中，船乘便風，日棹數百里，絕無波濤之恐。不日至洞庭，蛇乃附一商人船，回南康，世傳其封域止於洞庭，未嘗踰洞庭而南也。有司以狀聞，詔封神為順濟王，遣禮官林希致詔書，至其祠下，焚香畢，空中忽有一蛇墜祝肩上，祝曰：“龍君至矣。”其重，一肩不能勝，徐下至几案間，首如龜，不類蛇首也。使者致語意曰：“使人至此，齋三日然後致祭，王受天子命，不可以不齋戒。”蛇受命，徑入銀香奩中，蟠三日不動。祭之日，既酌酒，蛇乃自奩中引首吸之。俄出循案行，色如濕胭脂，爛然有光，穿一剪綵花過，其尾尚赤，其前已變為黃矣，正如雌黃色。又過一花，復變為綠，如嫩草之色。少頃，行上屋梁，乘紙旛脚以行，輕若鴻毛，倏忽入帳中，遂不見。明日，使者還，蛇在船後送之，踰彭蠡而回。此龍常遊舟楫間，與常蛇無辨，但蛇行必蜿蜒，而此直行，江人常以此辨之。筆談。

二

馮校尉浩赴江西漕，過松門口，眾傳有小龍王者甚靈，馮不之信。俄頃，有小蛇出於船下，亦不為怪，續又漸有大蛇，亦未信。頃之，有蛇矯首見形，如水桶大，馮乃焚香禱

之，蛇作去勢，一引身，長數十丈，湖水為之兩分，馮方懼焉。亦不為他害而去。

虹頭如衛子

賈侍中宅，乙巳歲六月三日，有虹下飲於井，家人見其頭如衛子，光彩青紅，連亘于天，是時賈公已病逾月，未幾而薨。

燻雞

曾太尉言，有親識送燻數隻，因擘開，見小兒手一隻，指掌腕皆宛然，再啟左翅下，亦有一手如擘碎嬰兒手大，自此不食燻雞。

猫作人語

乾明寺尼道堅說：“ 王伯庸參政忽病，家人說：「猫兒作人語」，云此亦不祥之驗也。未幾，伯庸卒。 ”

野禽入室

范師道居都水監，忽一日，有野禽飛來室中，如野雉狀，而文彩過之，捕得，甚馴熟。范疑隣家所養，或南人携來，將出門外，令人識認，久之，無來認者。忽有閩中客至，見之曰：“ 此山禽也，福唐有之，能學種種聲。 ”范令人教之，無不解。未幾，謫官福唐，人云：“ 鄉人來迎，弗可免其去也。 ”

蛟攫馬

閤門祇候郭士遷，因出郊，借人馬騎去。時夏熱，因解於河上，令人浴馬。忽有物在水底，如蛟蜃狀，拏攫其馬并人，須臾不見。人即時出，蘇息，說其狀如蛇，即不見其穴處。

葛根毒

揚州賣葛根，其狀甚大，買食者多吐血死。原其下有毒蛇蟠屈，後毒人如此。

食蟹而卒

王僅殿丞說：有一官人，在河橋時，因祭濟源廟，廟中有池，養魚於中。令釣之，獲一蟹，煮食之，遂得病而卒。

見人皆有兩頭

愚為學士時，致齋宗正寺，忽苦河魚，夜至十起。來早中元，有張穫秀才見謁，遂延之，忽睹張生有兩頭，心惡之，遂低頭傍視虞候李吉者，亦見二首，因為書遺囑與妻李氏，謂其死在朝夕。洎歸舍，女子患痢疾，誤服藥，因患口齒卒。遂求出知鄆州，明年七月，妻子又卒。不知兩頭者，何祥也？

行有影當前如人狀

愚乞出，罷翰林學士，為龍圖閣，知鄆州。七月，妻病，舉足即有黑影當前，如人形狀，未幾，妻卒。向見蘇公每行，即前有黑影當面如人狀，見之不以為怪，月餘，母氏周國太夫人亡。此亦神物有所朕兆，以為先應。

山魈

歐陽永叔任龍圖閣直學士，知南京日，有山魈神為怪，未嘗信之。忽一日，聞燒帛氣，無處尋求。他日，家人啟箱篋，見一複內裙，一腰在眾衣之中，已為煨燼，即餘衣略無損者。因設酒于地，曰：“爾為靈，非尊重者，當現形飲此酒。”祝之數四，自是遂絕。永叔自說。

夜聞鬼聲

永叔又言，曾泊漢江，夜聞人語甚鬧，有歌者哭者，至五鼓遂微。相次天曉，問村人：“此有塚墓否？”云：“無。”遂行一里餘，見一古壘，云是沔城，乃戰國時所築。

二

永叔又言，作河北漕使，夜宿滄洲驛，聞人甚鬧，從者云：“此中無人敢鬧。”又似在空中，至明方止，問彼人，云：“恐是海神過。”

不毀古塚

道士王清化說：修西太一宮，有古塚在其北，欲毀之。道士某者，再三乞不毀，言不宜毀此，清化遂止。是夕，道士夢感一大官召謝之，後數日，遂賜紫。

土地神來謁

僧文旦乞修慈孝寺文字，再奏後，有吳駙馬宅神土地，著紫衣，稱官人，謁文旦，語話至昏，送至門外，忽不見。

開墓

張十五者，鄉中衣冠之後，窮窘，遂於自己園中開一墓，取其物。夜聞語云：“有少物，幾乎被劫去。”來日，又白同伴，取得銅照等。雖不敗擒，因茲日號叫云：“殺人”，遂患腫毒而死。

二

南京民劫一新墓，為屍掌其面，摸之，有血，遂發毒害意，剝其衣物，殘其屍。未幾果敗，抵法。

鬼敷人皮

歐陽永叔言，祥符辛亥、壬子間，護其先君靈櫬於維揚，有人來言，此中非可久居也。向人曾於市中間呵殿甚嚴，視之無人。又夜向深，再聞騶呼者，潛於屏處伺之，見一官人來過市中橋，下馬坐定，令人於后土廟傳語某官請來。須臾，有一官人來，下馬，對坐，議云：“官府須要一方張人皮用”，其後至者云：“今歲人皮恐不堪，當俟來年供之。”是歲，人多患疥。明年，疾疫死者甚眾，未知此生殺之柄，小神所主何事，而驗如此。又說在光化、乾德，有術僧來言，今年山谷間多火印，恐有寇盜。後有張海賊之驗。

畫僧語

頃年，京師顯聖寺，俗呼為菩提寺者，有壁上畫者神僧，一夜語軍巡人曰：“ 勿放擧子過橋，所許錢慎勿要，皆楮鐌爾。 ”乃果有人舁擧子來，許百緡，辭之不要。相次觀之，乃破蘆蓆三兩領爾。

陰聲塚

又有陰聲塚者，陰雨，則塚中有歌樂之聲。呂文穆因過，其塚中云：“ 相公來，且住歌樂。 ”並趙康靖公聞見錄。

王元澤託生

興化尉胡滋，其妻宗室女也。自言夢人衣金紫云：“ 王待制來為夫人兒 ”，妻尋產子。介甫聞之，自京師至金陵，與夫人嘗坐於船門簾下，見船過，輒問得非胡尉船乎？既而得之，舉家悲喜，亟撫視涕泣，遺之金帛不可勝數，邀與俱還金陵。滋言有捕盜功，應詣銓求賞，介甫使人為營致，除京官，留金陵且半年。欲句其兒，其母不可，乃遣之。蘇兗云。涑水紀聞。

昭信縣尉廳

寶元己卯歲，予游泗州昭信縣，時大龍吳中復初筮仕，尉此邑，因獲謁之。百姓復訪，其廳已摧，延別齋會話，具述棟橈之由。云：“ 此廳不知幾十百年，凡直更無一夜不在其下，今日五鼓忽摧，僕大驚，已謂更人必齏粉矣。急開堂扉呼之，五更俱聲喏，僕怪問曰：「汝輩夜來何處打更？」更夫對曰：「某等皆見甲士數人，仗戈叱起，令速移東廊，稍緩則死。」時驚怖顛仆，疾走而去，未及廊，其廳已摧。 ”公因謂予曰：“ 僕隸愚賤人也，動靜尚有物衛之，况崇高聰明乎？ ”予後還餘杭，猶憶公詩送行，中有“ 談經飛辨伏簪紳，盃渡西來訪故人 ”之句。湘山野錄。

虹

世傳虹能入溪澗飲水，信然。熙寧中，予使契丹，至其極北黑水境，永安山下，卓帳。

是時，新雨霽，見虹下帳前澗中，予與同職扣澗觀之，虹兩頭皆垂澗中。使人過澗隔虹對立，相去數丈，中間如隔綃縠，自西望東則見，蓋夕虹也。立澗之東西望，則為日所鑠，都無所覩。久之，稍稍正東，踰山而去。次日，行一程，又復見之。孫彥先云：“虹雨中日影也，日照雨即有之。”

尸毗王墓

延州天山之顛，有奉國佛寺，寺庭中有一墓，世傳尸毗王之墓也。尸毗王出於佛書大智論，言嘗割身肉以飼餓鷹，至割肉盡。今天山之下有濯筋河，其縣為膚施縣，詳膚施之義，亦與尸毗王說相符。按漢書，膚施縣乃秦縣名，此時尚未有佛書，疑後人傅會縣名為說，雖有唐人一碑，已漫滅斷折不可讀。慶曆中，施昌言鎮鄜延，乃壞奉國寺為倉，發尸毗墓，得千餘秤炭，其棺槨皆朽，有枯骸尚完，脛骨長二尺餘，顱骨大如斗。并得玉環玦七十餘件，玉衝牙長僅盈尺，皆為在位者所取。金銀之物，即入于役夫，爭取珍寶，遺骸多為拉碎，但貯一小函中埋之。東上閤門使夏元象時為兵馬都監，親董是役，為予言之甚詳。至今天山倉側，昏後，獨行者往往與鬼神遇，郡人甚畏之。

古鏡

予於譙亳得一古鏡，以手循之，當其中心，則摘然如灼龜之聲。人或曰：“此夾鏡也。”然夾不可鑄，須兩重合之。此鏡甚薄，略無銲跡，恐非可合也。就使合之，則其聲當銑塞，今扣之，其聲泠然纖遠。既因抑按而響，剛銅當破，柔銅不能如此澄瑩洞徹。歷訪鏡工，皆罔然不測。

物夜有光

盧中甫家吳中，嘗未明而起，墻柱之下有光熠然，就視之，似水而動，急以油紙扇挹之，其物在扇中滉漾，正如水銀，而光豔爛然，以火燭之，則了無一物。又魏國大主家亦嘗見此物。李團練評嘗與予言，與中甫所見無少異，不知何異也。予昔年在海州，曾夜炙鹽鴨卵，其間一卵爛然通明如玉，熒熒然，屋中盡明。置之器中，十餘日，臭腐幾盡，愈明不已。蘇州錢僧孺家炙一鴨卵，亦如是。物有相似者，必自是一類。

呪肉復生

予在中書檢正時，閱雷州奏牘，有人為鄉民咀死。問其狀，鄉民能以熟食呪之，俄頃膾炙之類，悉復為完肉。又呪之，則熟肉復為生肉，又呪之，則生肉能動，復使之能活，牛者復為牛，羊者復為羊，但小耳。更呪之，則漸大，既而復呪之，則還為熟食。人有食其肉，覺腹中淫淫而動，必以金帛求解。金帛不至，則腹裂而死，所食牛羊自裂中出。獄具案上，觀其呪語，但曰：“東方王母桃，西方王母桃”兩句而已，其他但道其所欲，更無他術。

紫姑神

舊俗，正月望夜，迎廁神，謂之紫姑。亦不必正月，常時皆可召。予少時，見小兒輩等閑則召之，以為嬉笑，親戚間曾有召之而不肯去者，兩見有此，自後遂不敢召。景祐中，太常博士王綸家因迎紫姑，有神降其閨女，自稱上帝後宮諸女，能文章，頗清麗，今謂之女仙集，行于世。其書有數體，甚有筆力，然皆非世間篆隸，其名有藻牋篆、茁金篆十餘名。綸與先君有舊，予與其子弟遊，親見其筆迹。其家亦時見其形，但自腰以上見之，乃好女子，其下常為雲氣所擁。善鼓箏，音調淒婉，聽者忘倦。嘗謂其女曰：“能乘雲與我遊乎？”女子許之，乃自其庭中涌白雲如蒸，女子踐之，雲不能載，神曰：“汝履下有穢土，可去履而登。”女子乃w而登，如履繒絮，冉冉至屋，復下，曰：“汝未可往，更期異日。”後女子嫁，其神乃不至，其家了無禍福。為之記傳者甚詳，此予目見者，粗誌于此。近歲迎紫姑者極多，大率多能文章歌詩，有極工者，予屢見之。多自稱蓬萊謫仙，醫卜無所不能，棊與國手為敵，然其靈異顯著，無如王綸家者。

神珠

嘉祐中，揚州有一珠甚大，天晦多見，初出于天長縣陂澤中，後轉入甓社湖，又後乃在新開湖中，凡十餘年，居民行人常常見之。予友人書齋在湖上，一夜，忽見其珠甚近，劉微開其房，光自吻中出，如橫一金線。俄頃，忽張殼，其大如半席，殼中白光如銀，珠大如拳，爛然不可正視，十餘里間，林木皆有影，如初日所照。遠處但見天赤如野火，倏然遠去，其行如飛，浮於波中，杳杳如日。古有明月之珠，此珠色不類月，熒熒有芒焰，殆類日光。崔伯易嘗為明珠賦。伯易，高郵人，蓋嘗見之。近歲不復出，不知所往。樊良鎮正當珠往來處，行人至此，往往維舡數宵以待，現名其亭為玩珠。

二

士人宋述家，有一珠大如鷄卵，微紺色，瑩徹如水。手持之，映堂而觀，則末底一點凝翠，其上色漸淺，若回轉，則翠處常在下，不知何物，或謂之滴翠珠。佛書，西域有琉璃珠，投之水中，雖深皆可見，如人仰望虛空月形，疑此近之。

巨嵎山

登州巨嵎山，下臨大海，其山有時震動，山之大石皆頹入海中，如此已五十餘年，土人皆以為常，莫知何謂。

海市

登州海中，時有雲氣，如宮室、臺觀、城堞、人物、車馬、冠蓋，歷歷可見，謂之海市。或曰蛟蜃之氣所為，疑不然也。歐陽文忠曾出使河朔，過高唐縣，驛舍中夜有鬼神自空中過，車馬人畜之聲，一一可辨，其說甚詳，此不具紀。問本處父老云：“二十年前嘗晝過縣，亦髣髴見人物，土人亦謂之海市，與登州所見大略相類也。”

竹化為石

近歲，延州永寧關大河岸崩，入地數十尺，土下得竹筍一林，凡數百莖，根幹相連，悉化為石。適有中人過，亦取數莖去，云欲進呈。延郡素無竹，此入在數十尺土下，不知其何代物。無乃曠古以前，地卑氣濕而宜竹耶？婺州金華山有松石，又如桃核、蘆根、蛇蟹之類，皆有成石者。然皆其地本有之物，不足深怪。此深地中所無，又非本土所有之物，特可異耳。

石龍

治平中，澤州人家穿井，土中見一物，蜿蜒如龍蛇，大畏之，不敢觸。久之，見其不動，試摸之，乃石也。村民無知，遂碎之，時程伯純為晉城令，求得一段，鱗甲皆如生物，蓋蛇蜃所化，如石蟹之類。

息石

隨州醫蔡士寧，常寶息石，云數十年前得於一道人。其色紫光如辰州丹砂，極光瑩，如

人搜和藥劑，有纏紐之紋，重如金錫。其上有兩三竅，以細篾剔之，出赤屑如丹沙，病心狂熱者，服麻子許即定。其斤兩歲息，士寧不能名，乃以歸予。或云，昔人所鍊丹藥也。形色既異，又能滋息，必非凡物，當求識者辨之。並筆談。